

候診室

(公元二〇五〇年)

作者 Dale Francis

優質生命的哲學可以導向那裏？

請讀「候診室」一文。

x x x x x x x

當他們一起走進候診室，彼此緊握着手，以增加勇氣。其他的人都盯着他們，她立即感到需要作一點解釋。

她與丈夫坐在那邊，環顧了室內其他的人，然後轉過身來，向坐在身旁的男子說：「我與丈夫的年齡是相同的。我們是同日出生的，所以我們現在一起來這裏。」

週圍的人微笑地望了他們一會，便轉回自己的思潮裏，好像解決了一點疑團似的。

在候診室最可怕的，就是自己單獨在那裏，沒有愛護或關懷自己的人作伴。她想自己與范奇廉 (Franklin) 是幸運兒之一，因為在她認識的夫婦中，只有他們有相同的生辰。這是他們在候診室的第二次，他們現在已是五十五歲了。

第一次是最難渡過的，這並非對政府決策的明智產生懷疑，而是對新經驗產生恐懼感。那裏的人太多，每一個人都知到，人實在太多了。那有一點足以合理地堅持的，就是人如果對社會沒有充足的貢獻，應該——她甚至討厭想起那個名詞——使他長眠。

事實上，人口的增長並不那麼多。正如半個世紀以前，女子與未婚夫都屬於青年人，現在他們却成了老年人的一份子。好像有一位參議員說：今天青年人的數目太少，不足以支持一個老人衆多的社會。

但爲她來說，五十歲算不得太老。她能够明白爲甚麼該使七十五歲以上的人安眠，但五十歲只是中年而已！那是政府所定老年人以五歲分爲一組的首期，雖然爭辯這規範沒有多大好處，但沒有人希望被稱爲不合作者。

第一個五年期，正當他們五十歲的時候，這是最壞的，因爲這是第一期，但除了那些罪惡份子、酗酒漢、破壞份子、及不合作者外，很少人可以逃過第一期。第二期則不同，有較多人雖然有較少的緣故，却能逃避這個階段。

那是她爲范奇廉 (Franklin) 擔憂的原因。他不能把工作做得很好，也不太熟習運用新的電腦設備。人家對他的評價不高，部份理由是因爲何頓 (Holden) 先生不大喜歡他。

露絲對范奇廉的掛慮較自己更多。她是一位志願工作者，在一所二十四小時服務的扶幼中心工作，她對孩子很好。生活中最使她苦惱就是缺乏了一些子女。由於范奇廉的家庭曾患糖尿病，因此取不到生育的許可證。她曾經懷孕，當她在六個月後向醫生報告時，政府便把她安置在醫院。其中一位護士曾告訴她那是一位女嬰，她心目中已給孩子取名爲莉達 (Rita)，這是她最愛的名字。現在莉達應該有二十五歲了。這個嘲弄意味着莉達現在會成爲社會需要的人物。但三十年前則不同。莉達去世以後——她不斷地想念女兒的死，雖然當時除了闌尾骨切除手術外，墮胎是不予登記的——范奇廉被絕育，她也被絕育了，這是由於沒有許可證而懷孕的懲罰之一。

一位身材高高，軍人似的男子，被召進其中一個考驗室。他走路時挺直，臉色沉重，他必定有六十歲